

## 第十六回 扣禪關菩提三指覺 施武勇英傑兩傾心

卻說次日蔣士奇又備聚親酒席內外歡聚了一天。晚間，劉電對蔣公道：“明日外槲諒可做就，還請老叔岳同往一看。”蔣公道：“明日趁早涼就去，我們就在莊上多住幾天，比家中涼爽。”劉電道：“小侄恐家中老母懸望，歸心如箭，能夠早起身一天更好。”蔣公道：“賢侄孝思甚切，我亦不敢久留。祇等外槲灰布乾燥，即以此為期便了。”是夜一宿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蔣士奇與老母說知，叫家人喚幾個裁縫來與劉電兄妹制備衣服行李，開出一個清單，吩咐家人蔣貴置買趕辦。料理已畢，用過早飯，遂同劉、岑兩弟兄騎牲口，帶了小使元兒往莊上來。這日匠人正值完工，大家同到祠堂看時，見做得甚好，遂叫家人給發匠人工錢，格外給與酒資去訖。恰好油漆匠已來，就吩咐用整布周圍灰布，多用油料，不許草率。仍著家人監管，說畢同到莊院。

蔣士奇見天色正早，因對二人道：“離此不遠有一慈雲庵，庵中有一位點石禪師，道高德重，年愈九旬往往知道過去未來之事。因一句無暇，久不往訪。今日趁此閑暇，同二位賢侄前去一訪，消此長日，何如？”二人歡喜道：“如此道德高僧正當往訪！”蔣士奇道：“此去不過十來裏遠近，一路都有松杉蔽日，盡可緩步，祇帶小使同去，卻不累贅。再封一香金送他，就那裏擾了他的素齋，盡此一日之長，省得回來喫午飯。”弟兄二人齊道：“最好。”

當下叔侄三人帶了小使元兒，緩步望慈雲庵路上來。此時已是巳牌時分，日色雖大，一路卻有松竹布翠、古樹交陰，不覺炎熱。約走了五六里路，見前面卻是從遠山拖下來的一帶高岡，滿岡都是合抱不交的大樹，岡下一帶清流環繞。下得岡來，過了一座小橋，遠遠見一座翠森森的茂林。蔣士奇指道：“那林間便是慈雲庵了。”

大家一路緩步閑談，覺微風習習，炎氣全消。蔣公道：“聞得宋時此地卻是一片戎馬紛爭之地。今際此昇平盛世，祇見牧唱樵歌。古今雖異，山水依然。倘得於此優游終老，頗亦不惡。”岑公子道：“聖明在上，老叔正當進取功名，以圖報效。且俟功成名就，然後歸來遂此林泉之樂未遲。”劉電亦道：“老叔岳如此英雄膽略，自當建立功各，豈可埋沒？小侄不才，尚思進步，何況老叔岳建翻已修，一舉即可雲程萬里。”蔣公道：“我期望二位賢侄，正復如是。”

說話之間，不覺已至谷口。進得谷來，兩下松篁密蔭，日色全遮。一帶石子砌成的曲徑，徑側溪流清澈，直引到庵門首來，卻是一座小小山門，上有“慈雲庵”三字匾額。

進得山門，便是彌勒佛像。轉過背面，卻是韋馱尊者，穿出來，卻是一座小橋，橋下水聲漱玉，是從前溪轉過來的。過得小橋，一條莓苔石徑，兩下松柏交加。早有一個知客僧出來相接，見了蔣公道：“老檀越有好些時不到此了。”蔣公道：“正是，祇因俗冗，少來瞻仰。”知客就讓三人先到正殿上來。卻見上面祇供一尊古佛，四下幡蓋繽紛，沉檀香霧。禮佛畢，引入內客堂裏來。知客便問蔣公：“這二位居士貴姓高名？從那裏來？好像是江南聲口。”蔣公道：“正是。”因指劉電道：“這是江西劉三公子，這是江南岑大公子，都是舍親，特來隨喜的。”知客道：“原來都是遠方貴客。”遂送過茶來。岑公子見四壁有五十三參畫像，並蓮池大師的詩偈。

大家看了一回，用過茶，祇見一個小侍者來請道：“禪師請三位到方丈敘話。”三人就起身，隨著侍者到方丈裏來。這點石禪師扶著一根龍頭藤杖在門首佇迎。他弟兄二人看這禪師生得骨格清臞，形容蒼古，雪髮盈頭，霜眉覆目，不須問偈談禪，已識道高德重。三人進了方丈，合掌施禮畢，敘次而坐。侍者送過一道松子茶來用過，禪師微笑道：“今日何幸，得三位大善知識到來？”蔣公道：“這是弟子兩個舍親，”都代通了各籍，“因慕老禪師道行，特來參謁，要求指示迷途。”那禪師閉目凝神了一回，道：“二位前程遠大，分內所有。可喜者，卻得同事一方。祇是岑居士有小人為祟，尚費一番周折，亦不過青蠅之玷，無甚妨礙。”劉電恭身問道：“弟子扶先嚴靈柩回裏，沿途可有障礙？家兄自山西解任奔喪，目下可否平安到家？求老禪師指示。”禪師道：“劉居士純孝感格，一路自有吉神擁護，不須過慮。令兄歸途雖有一大驚恐，幸遇救星，亦無妨事。”蔣士奇道：“弟子不思仕進，得傍禪師發明心要，於願足矣。”禪師搖頭道：“老檀越根蒂雖深，卻非閑散之人，時來相逼，不由自主。”又嚮蔣公合掌道：“劉封君所託三事老檀越已成其二，這一事雖遲時日，畢竟要待老檀越完成。不負異途之託，可敬！可敬！”三人聞言，驚訝道：“老禪師竟是活佛了。”禪師笑道：“陰陽一理，不足為怪，此是老僧饒舌耳！”劉、岑二人又問：“弟子們壽緣結局如何，尚求指示。”禪師道：“如日之昇，不必計此。但存一好生之心，何愁不享大壽？數年後，三位與老僧尚有一會之緣，彼時自然明白也。”說畢，垂眉閉目，寂然不言。三人亦不敢再問。

少刻，知客來說：“聊備粗齋，請到客堂過午。”禪師道：“素面一飧，莫嫌簡褻，怨老僧不得奉陪。”蔣士奇道：“正要領此清芬，請老禪師自便。”當下就同到客堂，飽飧了一頓素面。知客又引往各處散食遊玩，但見：“碧陰徑繞苔痕滿，清韻林和鳥語多。”大家揀一松陰石上清茶閑話。到此境界，真覺五內清涼，塵襟盡滌。直到日色漸西，遂與知客送了香金，同到方丈謝別禪師。這禪師拄杖祇送出方丈門首，便道：“不得遠送了。”三人合掌作辭。那知客直送出山門而別。大家於路說，這禪師竟是一尊羅漢臨凡，可惜不得常求指示。岑公子道：“說我們數年後尚有一會之緣，那時這老禪師卻是百歲以外之人了。”蔣公道：“他既知過去、未來，必非虛語。”此時趁著晚涼，一路說笑。

回到莊來已是月光滿野。蔣公吩咐燒湯，沐浴後仍將酒果擺在竹亭看月。酒至微醺，蔣公問劉電道：“賢侄諸般武藝，諒俱精妙。”劉電道：“雖從師習學，恐祇樣難以臨陣。”蔣公道：“我這裏兵器俱有，不知賢侄精於那一件？”劉電道：“俱曾習過，但短兵相接，莫過於劍；臨陣交鋒，莫過於槍。其餘兵器，總不外乎此。”蔣公道喜道：“真是慣家，必定精專於此，我正欲觀賢侄妙技。”劉電道：“正要求老叔岳指點，祇是長者面前，不敢放肆。”蔣公道：“這是分內應當操習之事，何妨一演？”因叫家人將兵器架抬放在箭廳前。

原來蔣公有一口雙股劍，卻是鑄鐵煉成，松紋燦爛，光射日月。其餘刀槊，俱是平時常演習的，件件精工。這劉電原有帶來防身的一口寶劍，卻是祖上遺留舊物，真是斫堅截鐵，鋒利異常，當下一齊取出。此時萬里無雲，月光如畫，遂一同下竹亭到比箭廳來。卻是一座小小廠廳，面前一塊平地，約有數畝寬闊。這時莊客、佃戶聚集許多人到來觀看。蔣士奇遂將雙股劍遞與劉電看，道：“此劍如何？”劉電接過，抽出鞘來，寒光凜凜，月下看來，分外精彩，讚道：“真好劍！”蔣公亦將劉電的劍抽出看時，見刃長二尺四寸，按二十四氣盤列八卦，背嵌七點金星，上有“古定”二字，光華奪目。蔣公道：“此乃古劍，係干將、莫邪之鑄。就請一試。鑿電中一

讓：“先請老叔岳賜教。”蔣公不肯佔先，一定要看劉電劍法。岑公子亦道：“老叔吩咐，兄長不必過謙。”劉電祇得告過罪，將衣幅撩起，右手捧劍，放開腳步。先演幾個解數，慢慢使開身法，把平生劍術施展出來。祇見一片寒光罩體，無半點滲漏。蔣士奇看到神妙處，不禁鼓掌大笑道：“真得劍家秘術！”劉電舞罷，因對蔣公道：“還求指教。”蔣公道：“予亦嘗留心於此，也曾見過幾人劍法，不外婺休一派，總不及賢侄高妙，我當遠退三舍。”劉電道：“老叔岳過於謙抑，還求賜教。”

蔣公因將雙股劍掣出鞘來，道：“祇恐多時不試，未免荒疏。”因將雙劍望空一擲，使身法用雙手接個住，展開上三、下四、左五、右六的解數，使得如星飛電掣，兩道寒光射得眾人眼花撩亂。劉電亦看得出神，稱讚不迭。蔣士奇擊罷笑道：“賢侄休笑。”劉電道：“老叔岳神術，小侄萬不及一。”

當下蔣公對岑公子道：“賢侄亦可試擊一番。”劉電道：“原來賢弟亦精於此。”岑秀道：“雖承老叔指教，然班門弄斧，殊覺可丑。”蔣士奇因對劉電道：“岑賢侄從前所學卻是浙新一派，近日改學少林，已是精熟。即試一擊何妨？”岑秀道：“破綻頗多，未免見笑。”說畢，遂在架上另取一劍撩衣起舞，盡平生所學，進退疾徐，頗得其妙。舞到分際，如一道白虹環繞身體，當時若無蔣、劉在前，卻也可稱獨步。岑秀舞罷道：“真是雷門布鼓。”劉電道：“有文字者必有武備，如吾弟可稱文武全才矣！”

蔣公又問劉電道：“賢侄槍法是那一派傳授？”劉電道：“雖說是少林一派，恐未必得其真秘，老叔岳諒必盡其神妙。”蔣公道：“祇恐未必，但所習總是一派，如今同賢侄試演幾路何如？”劉電道：“實欲請教，恐不敢與老叔丈交手。”蔣公道：“操演武藝，這有何妨？”因在架上取下兩枝鐵心攢竹的蛇矛來，將鋒刃用氈片裹住，各執一杆在手。劉電道：“凡疏漏處，求老叔岳不吝教誨。”蔣公道：“彼此較正纔是。”當下兩人走離有百步遠近，使開解數，如兩條銀龍翻江攪海一般。眾人不取相近，都擁到廳上來觀看，真如“滿空亂舞梨花，遍體紛飛瑞雪”，看得眾人噤口吞聲，覺得害怕起來。當時兩下交手有一二十合，蔣公止住道：“已盡知賢侄妙藝，不必更試了。”岑公子雖不知其中神妙，然看到此處，想那臨陣交鋒亦不過如此。眾人俱伸嘴咂舌道：“我們也曾見過大爺與人比過幾回槍，卻從沒有今日這般利害！”蔣士奇執著劉電的手道：“賢侄技勇如此，取功名如拾芥矣！”又道：“武當一派，稱為內家，然終不及少林外家之妙。況張三峰之後，其藝傳於東南，如今已漸失其秘。”劉電道：“如今婺休中尚有得其真傳者。”因嚮岑秀道：“賢弟想亦善於此。”岑秀搖頭道：“從未習學。”

蔣士奇因見月色倍明，便道：“我們何不較射飲酒，不中者飲一巨觥。”岑秀對劉電道：“老叔妙技，弟常得領教，卻未見兄長妙手，一發請教。”蔣公因道：“岑賢侄亦頗善射。”劉電道：“定是神妙了。”此時家人見說，早已將箭靶安放，那靶子上，兩邊掛著兩盞小小紅燈。搬出幾張弓來，輕重不等，隨意取用。當下廳上已擺下酒果，三人各取了一張弓、三枝嚮箭。劉電再三不肯佔先。蔣士奇因趨步離靶有六七十步遠近，搭箭開弓，扯得如滿月一般，喝聲“著”，祇聽呼的一聲，正中紅心，大家齊聲喝彩。一連三箭，並無落空。劉電亦射了三箭，俱貫紅心，無不喝彩。原來岑公子本精騎射，又經蔣公指點，雖不能開張硬弓，卻頗精射法，因對劉電道：“小弟竟飲三觥，免得出丑。”劉電道：“何必過謙？”蔣士奇道：“這禮樂射御原是文人應習之事，射以觀德，何必定以貫革力強？岑賢侄弓力稍輕，不能射遠。”因叫家人將箭靶移近二十餘步。岑公子說聲：“見笑。”搭上箭，扯滿弓，覷得親切，呼的一箭，亦中紅心。蔣公與劉電齊道聲“好”，復發兩箭，亦無虛發。岑公子道：“偶爾中的，真是見笑大方。”劉電道：“賢弟亦精於射矣！”當下又各射了數箭，總不落空，傍邊眾人都道：“若是這般射法，射到天明也沒有酒喫了。”蔣士奇大笑道：“卻說得是！”因吩咐將兵器、弓箭都收拾了，仍取酒到竹亭上來共飲。原來叔侄三人酒量俱宏，彼此談論武藝，講究兵法，不覺飲到月轉亭西，露涼風冷，纔回書房安歇。正是：

不辭相對連宵話，因惜將歸千里懷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看前半令人有悠然出世之想，後半又令人有翻然入世之思。讀之便如親聞點石談禪，親見蔣、劉較藝。筆如畫工，各肖其物，是何等力量。